

## 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東度記 第十一回 凶黨回心因善解 牛童正念轉輪回

話說鄭齊聽了元通三字善言，感動良心，丟開奸計，寫了一個帖兒，付與商客過關。商客謝他禮物，一毫也不受，臨行耳邊仍與他說幾句附耳低言。這商客持著帖子，大著膽兒，行到關前。只見把關的說道：「客商們過關須要小心些，我這地方卻有不良之人乘黑剪徑。」商客聽了，口裡答謝，心裡驚怕。那吃齋的客商，口裡咕咕噥噥只念著佛。眾人走過關來，天色黃昏，正欲前奔宿店，只見深林裡走出幾個人來，一個丟瓶，一個擲索，一個打磚石，一個開口叫道：「走路的，好生看傢伙！」商客把眼一看，只見是槍刀棍棒，卻原來這樣傢伙。心裡雖然不比器械驚人，卻又不知這傢伙怎樣厲害。只見那傢伙，套的套，拴的拴，打的打，把客商行囊搶去，卻丟下這客商在僻路之中，奔店又遠，退走又遲，只得坐在深林地下。這幾個人搶了行囊回到家裡，開了一看，只見一紙簡帖兒，卻是寫與賽新園的。上寫著：「今有客親眷過關，其中有一商人修善，感動高僧神力警戒，小子已回心向善，道兄可方便這商客過關，日下商僧過關，再圖面謝。」這幾個人，卻就是兩裡霧等等，見了書簡是鄭齊的，乃道：「癡客如何不當面說出鄭姓親眷？既是有來歷，便將行囊仍包封起來，送到林間，付與眾商，叫他往大道去罷。」卻說眾商得了行囊貨物，心喜神歡。他怎的不說出鄭齊名姓？只因鄭齊臨行，附耳叫他不要提名道姓，使眾各爭奪行李，所以商客不言，反得方便過關。雖然是鄭齊的方便，卻感激長老功德。畢竟是商中一人誦經的報應。話人有四句五言贊歎靈異。

莫異誦經文，紙上空聒聒。

善念到靈通，神哉諸惡化。

卻說鄭齊方便了眾商客過關前去，留著尊者師徒，在家敬奉齋供，誦唸經文，懺悔平日過惡。尊者要辭行，鄭齊道：「家兄處師父也多住旬日，小子處便求多住幾朝，未為不可。只是褻慢高賢，得罪得罪。」尊者稱謝。一日，與元通到村鄉善信人家，課誦經懺，歸來天晚，只見遠遠有幾個人，來的氣噤兇惡。尊者乃向元通道：「天色夜晚，前面人來的氣噤不良，多是關前截路剪徑之輩，我與你當迴避。」元通道：「此地都說不良的多，弟子與師父也不當夜晚歸來。」尊者道：「為人功課，須當盡心。完了齋醮法事，豈有為天晚路遙，便怠慢簡略善事？」乃與元通避於深林大樹之後偷看。那幾個人手執著兇器，口裡罵的卻是鄭齊侵占他田地，欺厚他弟男。怒氣衝衝，要去報仇。這幾人前走，後邊卻跟隨著許多兇暴惡怪，那形狀真是怕人！尊者向元通悄悄說道：「善哉！善哉！徒弟，你看做歹事的凶徒，後邊就跟著些兇惡。」元通答道：「師父，這兇惡既去害鄭齊施主，我們當去救護他。」尊者道：「出家人如何救護？手不能格猛，身不帶寸鐵，鄭施主惡結日久，勸化已遲。況這兇惡不可近，萬一遷怒我們，反為無益。我這幾日見商客去後，鄭施主面色光彩，覺似有些善念感發，定然不招兇惡。你與我且歇息深林，聽這究竟。」元通領了尊者之言，雖打坐林中，卻也心神不靜。怎似尊者，如常人定，跏趺而坐。卻說這兇人持械直奔鄭齊家來，要把鄭齊快心泄忿。恰好走至大門前面，只見他家門首兩個勇猛大將，頂盔貫甲，把住門口。這幾人看見，嚇了一驚。只見那兩個大將怒眼環睜，虎鬚倒插，若有吞牛食虎之狀，宛然天丁力士之形。眾人心怕起來，說道：「鄭家如何有人防範我們？想是他平日結交的好漢。」及抬頭望上一看，又見他房屋上，祥光瑞氣蒸蒸現出，都在那尊者靜室之處。內中就有一個計較道：「列位且不消動手打進他門，聞他近日望著路過僧人在家修善，這祥光是僧人臥房。又聞道僧人有手段法術，萬一弄出事來，非但不能報仇，恐反害己。」眾人也有見大將怕的，也有聽聞僧人手段的。既說到僧人身上，便也有悔心要做好事的。一時各相息忿，道：「且回家去，再作計較。」眾人回到深林前過，這元通哪裡打坐，只在林前窺探。忽然眾凶回來，元通忙入樹後偷看。只見眾人頭頂上祥光燦燦，後面卻跟著些善眉善眼福神，待那起人過去，乃走到尊者前。恰好尊者也出靜，元通乃問道：「師父，方才徒弟見那起人都回來，後邊跟隨，不是前邊兇暴惡怪，都換了善相福神。又聽得他內中說道：『鄭齊家門前有防守的頂盔貫甲大將，房屋上有騰起的瑞氣祥雲。』這是怎說？」尊者微微笑道：「這就是解也。只是解便解了，還要費我們一片苦心，方能成就他無窮的功德。」元通問道：「師父一片苦心，卻是師父開度的美意，無窮的功德。卻是怎說？」尊者隨說了四句偈語道：

天地無窮盡，善根無了期。

人能常固守，葉底又生枝。

元通覺悟。當時天漸明亮，師徒乃回鄭齊靜室。此時鄭齊尚寢未起，只見鄭家一牛童走出屋來，向尊者說道：「師父，我有一件事情，敢請師父去看。」尊者問道：「何事？」牛童道：「事卻在靈通關前一座破庵堂內，請師父去看。」尊者道：「有事便講。」牛童哪裡肯講，只要尊者同去看。尊者見他意專，卻又是庵堂內事，便叫元通同他去。元通同牛童到得破庵堂前，只見庵久頹傾殿塌，聖像風雨淋漓毀壞。牛童便向元通說道：「師父，小子別無他說，只因往日放牛，遇雨躲避這殿中，見雨淋聖像，小於不忍，發了個心願，欲修理這殿，裝塑聖像。無奈無有錢財，意欲煩師父們轉說知主人，把一二年放牛的工銀先借出，修理這一件事情。」元通聽了牛童此話，合掌向聖像念一聲「彌陀」，滿口應承，回見尊者，備說這一件事情。師徒歎道：「一個村野牛童小子，起這一片善心，鄉村多少富室大戶，偏無一人動念。」乃隨候鄭齊出屋，相見了。鄭齊問道：「二位師父，昨日歸來天晚，卻在何處經宿？」尊者答道：「便是昨夜歸來天晚，昏暗難行。貧僧師徒，只得在深林打坐，天明方來。」鄭齊道：「深林恐有蛇蟲虎豹，師父們不當住此。」尊者笑道：「貧僧出家人，隨所住處常安。但只有一件奇怪事情，小徒於黑夜間，見有數人，各執兇器，口稱報仇，往林邊過去復來。小徒見這數人去時，身後有許多兇惡邪怪隨著，回來便換了許多福善人形。這人卻是何處行兇，要報哪個仇恨？貧僧想：這兇人去時一種惡意，便是一種惡報的怪孽；回來時必是事未曾遂，悔心發萌，便是一種福善隨身。但不知貴村鄉，誰與人仇？誰存惡念？老施主若知些緣由，也當暗行勸解，免教積忿，生出這種根因，不但後悔已遲，且於陰功亦損。」鄭齊聽了，渾身冷汗交流，一心小鹿兒亂撞，便道：「半夜犬吠，想是此因。」半日沉吟，乃向尊者前稽首，說道：「實不瞞師父，此事情亦幾乎弄出。明明夜夢祖先說道：『不遇二位師尊，此惡怎解？』卻實實是小子平日中了些惡毒與前村這幾家人也。但此事如何化解，望師父指教個良策。」尊者道：「語云：『一善能解百惡』。施主但行一善事，自然化解。試想你平日，與你結仇的何事？懷忿的何人？天地間，財產容易得，便虧欠了些微，也是小失，萬一傷損了心術，占奪了人便宜，弄出惡報，為害不小。」鄭齊點頭說道：「而今而後，小子知過隨改。」元通乃開口說：「施主，如今卻有一件事情，要施主慨然行去。」鄭齊問道：「甚事要小子行去？莫不是有甚緣要化？小子一一奉承。」元通就把牛童的心腸說出來。鄭齊慨然道：「這個愚蠢牛童，怎麼發出這點心腸！小子既承師父說，一一應承，把三年顧他工錢算明與他。」這牛童接了工錢，便遞與元通道：「師父，你便與我計算裝修聖像工價。」元通道：「這還是你家主計算興工為便。」乃擇日興工修理。後有誇牛童感發善心五言四句。詩曰：

嗟彼放牛童，而有此發善。

富貴具鬚眉，陰功能幾勸？

話說冥有報應神司，專掌人間善惡。這神司卻是楚大夫伍員，生為忠義，死做神靈。一日，正檢善惡報應簿籍，見上面鄭齊過惡多端，當遭凶害，只因毀心救放商客，受僧教戒，且解凶報，卻又成就牛童一點善心，遂查他身後根因，當作何報。見他注下尚無子嗣，遂降他一子。正吩咐侍從，將應脫生人類的，送令投鄭婦之腹。忽然西邊毫光燦燦，金甲護教神人下降，神司執香拜迎。只見那神人說道：「報內司神，既查出鄭齊修善解凶，成就牛童功德，如何不查牛童，善心作何報應？他以愚蠢傭兒，發大善行，當從厚報。」神司接了護教旨意，隨查牛童前世，乃奸盜詐偽之屬，身死名滅已兩世，水淹虎咬報應矣。這轉應當同鄭齊受殺傷兇惡之報。鄭齊以供奉聖僧，受教行善，解化凶徒。牛童尚未勘報，將有兵刑之加，卻喜他發了這件善念，當免其死於兵刑也。護教聽得神司之說，乃道：「裝修聖像，苦蓋神殿，其功德非小，今鄭齊既無嗣，應給其子。何不便把牛童為其後裔。」神司領旨，護

教金光從西而去。有此一段根因，這鄭齊與元通到得破庵堂，看見聖像雨淋毀壞，殿宇風打傾頹，自己也動了不忍心腸。隨喚木匠、泥工、裝塑匠人，估工修理。便傳到大村小裡，老幼婦女齊來觀看，莫不稱贊道：「鄭家一個愚蠢牛童，發這一種善念。」各各捐錢鈔的，施米谷的，同他一樣斲柴牧羊的孩子，也出心來幫拾磚瓦，運漿泥，成就這件功果。不數日功完。這村裡善信人等，見鄭家做這好事，又有尊者師徒在其中化緣幫助，便商議，功完做個圓滿道場。尊者依擬行數，遂修建善事。這日，村裡大小婦女、老幼男子，齊來隨喜道場。只見牛童歡歡喜喜到庵堂禮拜聖像，忽然倒地，奄奄絕氣身死，把村裡眾人歎的歎，說道：「好心的如何沒好報？」笑的笑，說道：「牛童微賤，有何力量做此僭妄之事，褻瀆聖賢？」惟有尊者微笑不言，把慧眼四面一望，向元通道：「善哉！善哉！報應神速，亦至於此。」元通問道：「師父，這牛童事奇怪，灰了眾心，如之奈何？」尊者道：「頃刻自明，眾心自解。」

卻說鄭齊的妻子久未懷孕，十月之前，懷著一個積惡來的冤家，只因善根充滿，牛童忽死，隨投其腹。鄭齊正坐在廳上，忽見牛童從門外直入，鄭齊見了，說道：「庵堂道場善事，你在彼處瞻拜，如何回家？」那牛童全然不答不睬，直入臥內。鄭齊疑怪，隨後跟入。牛童忽然不見，只聽得哇哇之聲，出自臥內。婢妾歡天喜地，說道：「孺人生產個小員外來也。」鄭齊一面大喜，卻又疑牛童入內不見何說。正忖度間，尊者師徒道場事畢回來，鄭齊出會。元通不知鄭齊生子，便把牛童身故事說出來。鄭齊聽得，吃了一驚，向尊者說道：「這事卻蹊蹊古怪，奈之何也！」尊者問道：「施主何事蹊蹊？怎生古怪？」鄭齊便把牛童入內之話說出。尊者合掌道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施主作福有種，行善有根也。這事也不消貧僧細說，料施主心地自明。」鄭齊也合掌稱揚尊者功德。元通道：「施主生子陰鷲，卻不是與貧僧稱揚功德的。」

當下鄭齊備齋供款待尊者師徒。因此鄉村傳開，都說牛童行善，鄭齊得子，牛童死時，入鄭齊臥內，這善功感應真實不妄。那執兇器要報仇的眾人，不但懷忿頓消，且各各暗地稱贊。又遇著鄭齊被尊者師徒勸化，他把侵占人的田產，盡行退讓還人，以此好名反震動鄉村遠近，都稱鄭齊為老佛。尊者見鄭齊行善聲聞村裡，乃與元通辭行，鄭齊苦留不住。師徒決意前行，方近靈通關口，只見四個人捧著香爐，上前問道：「二位師父，可是在鄭員外家裡來的？」元通答道：「貧僧二人便是鄭員外家裡來的。」這四個人執香拜倒關口。尊者忙答禮，說道：「眾善信何為恭禮貧僧至此？」眾人道：「凡愚墮落火坑，無從解脫，聞鄭員外供養高僧，成就了無邊善果，解釋了萬種冤愆，某等欲遠投瞻仰，只為塵情羈絆，今日幸得寶蓋遙臨，故此焚香迎接。望發慈仁，降臨敝處，開度愚蒙，幸甚！幸甚！」尊者但拱手謙讓。元通乃暗向尊者說：「弟子聞關前有一伙剪逕歹人，這眾人形貌卻像，語言何文理溫恭？」尊者道：「這言辭情景，正是此輩著人的去處。」卻是何事著人，下回自曉。